

近二十年第三语言习得研究综述*

李静文

(北京大学 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北京 100871)

[摘要] 随着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深入,第三语言习得逐渐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特别是欧洲各国对三语习得研究都已经拥有较多研究成果。通过相关文献梳理,文章发现研究者们认为三语习得发展是非线性的,因受到两种或以上的语言影响,三语学习者的认知系统有别于单语者及双语者。客观的语言距离及学习者的心理语言距离有可能促进或阻碍学习者的三语学习过程。学习者的元语言意识以及源语言的水平是影响三语学习过程的重要因素。此外,学习者认知系统中对语言的熟悉程度以及语言地位的不同也是影响三语习得的原因。近年来,三语习得研究也被引入国内,不仅在中国少数民族的英语习得方面,而且在汉语母语者习得第二外语方面都出现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由于国家政策等因素,到中国学习汉语的学习者常常就是汉语作为三语的学习者,但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界中,汉语三语习得还鲜有研究。

[关键词] 第三语言;三语习得;语言习得研究

中图分类号: H1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306(2018)01-0028-11

一、引言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距离因科技和时代的进步而不再遥远,人们学习第二语言甚至更多语言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大部分国家的教育政策都将第二语言纳入正规教育课程中。因此,只要是通过正规教育的人们或多或少都曾经学习甚至掌握第二或更多语言。这种现象不但使第二语言习得(以下简称“二语习得”)研究得以深入,也逐渐让第三语言习得(以下简称“三语习得”)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从80年代开始,三语习得受到各领域研究者的关注,特别是欧洲各国对三语习得研究已经拥有较多研究成果,主要探讨三语习得所涉及的各种社会和心理因素。近年来,三语习得研究也被引入国内,不仅在中国少数民族的英语习得方面,而且在汉语母语者习得第二外语方面都出现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不过,迄今为止,我们尚未发现汉语作为二语教学领域中对三语习得的专门研究。因此,本文就三语习得相关研究进行梳理,从而为在汉语作为二语教学研究提供借鉴,填补这一空白。

二、相关术语概念界定

(一) 单语、双语和多语的界定

单语(monolingual)指能够使用一种语言也有可能懂得该语言多种变体。使用单语的人也能够根据合适的内容在这些变体中灵活转换使用。^①以汉语为例,若一个汉语母语者除了普通话之外还能够使用汉语地域方言,他仍然属于单语者。《现代语言学词典》^②中“双语的”或“操双语者”(bilingual)是指“一个人能说两种语言”,该术语“为语言研究提供一个前理论的参照系,特别是为社会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研究”;“多语的”(multilingual)则是社会语言学学术语,“首先指一个言语社会使用两种或多种语言,

* 作者简介:李静文,女,马来西亚人,北京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汉语课堂教学第三言习得。

① KEMP C. Defining Multilingualism[A]. ARONIN L, HUFSEISEN B. The Exploration of Multilingualism.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9.

② 戴维·克里斯特尔. 现代语言学词典[Z]. 沈家焯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1.

其次指个别说话人有操多种语言的能力。”Wei & Melissa^①认为多语者指的是任何一个能够使用超过一种语言来交际的人,该语言能力可以是活跃的(能够说和写),也可以是被动的(能够听与读)。总的来说,我们可以看出“多语”包括“双语”,却又与“双语”有着对立的关系,用以强调一个人不止能够使用两种语言。

在学界尚未对这两个概念有确切的说法和定义,更没有对双语现象(bilingualism)和多语现象(multilingualism)进行划分。按照《现代语言学词典》来看,“双语”的划分取决于对操双语者资格的设定,也就是说两种语言流畅程度如何才能算是双语者。除此之外还存在几种不同的划分标准,如按学习两种语言的方法区分、按语言运作系统的抽象层面区分等等。在国外与二语和三语有关的研究中常常会出现学者们以相同的词语对应不同的现象或不同的词语对应同一种现象。^②从多语动态模式理论角度出发,学者们认为与二语系统相比,多语系统不是相互独立的自治系统,而是动态的、相互依存的;语言属性在认知系统中也不是独立的,而是可以相互迁移、相互作用的。Herdina & Jessner^③指出要真正弄清楚多语现象,并对更多令人困惑的语言现象做出更有力的解释,就一定要先了解多语系统的动态性。

(二) 第二语言与第三语言

在以往有关第二语言的文献中,“第二语言”通常指母语之后学习的所有语言。Ellis^④就认为第二语言中的“第二”是除了第一语言之外所学习的语言的统称。但随着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推进,研究者们发现拥有二语学习经验者在第三语言学习过程中的表现有别于单纯的第二语言学习者。Fouser就以“大于或等于三”(≥3)这一概念来定义第三语言,用来指学习者在母语和第二语言之后掌握或正在学习的其他语言。^⑤赵杨^⑥提到“只有在研究二语习得对以后学习的语言有影响时,才具体区分‘第二语言’、‘第三语言’等”。本文中的第三语言并不指语言的具体数目,而是一个总体概念,指除了学习者的母语和已经掌握或曾经学习的第二语言之外目前正在学习的一种或多种语言;^⑦朱效惠,^⑧刘承宇、谢翠平^⑨也有论述。

由于本文主要关注个人在掌握两种语言之后再习得第三种语言的情况,因而沿用了第三语言是“大于或等于三”这一概念。

三、二语习得与三语习得

广义上,Ellis^⑩将二语习得研究定义为人们在课堂内外学习除母语以外的语言的方式。确实,从语

① WEI L, MELISSA M. The Blackwell Guide to Research Methods in Bilingualism and Multilingualism[M]. USA: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8.

② MCCUISTON C, SPELLERBERG S. When Words Don't Come Easy—an investigation of factors involved in the acquisition of English as a third language in Denmark and Greenland.[D]. Roskilde University, 2006.

③ HERDINA P, JESSNER U. A Dynamic Model of Multilingualism Perspectives of Change in Psycholinguistics [M].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2002.

④ ROD E. The Study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econd Editio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⑤ FOUUSER R J. Problems and Prospects in 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 Research[J]. Language Research, 1995, 31 (2).

⑥ 赵杨. 第二语言习得[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5.

⑦ JORDÀ M P S. Third Language Learners Pragmatic Production and Awareness[M].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2005.

⑧ 朱效惠. 三语习得中语言迁移研究及其对双外语专业教学的启示[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2008, (5).

⑨ 刘承宇, 谢翠平. 《第三语言习得中跨语言影响的心理语言学研究》述评[J]. 当代语言学, 2006, (4).

⑩ ROD E. The Study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第二语言习得概论[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

言习得的角度来看,二语习得与三语习得似乎没有区别,二者都是在已有的语言基础上再学习一门新的语言。但从心理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三语学习者是有经验的语言学习者,其语言能力不但有别于单语者,而且有别于二语学习者。^①

曾丽、李力^②认为早期的研究者很少区分二语习得和三语习得概念,原因有二:其一是广义的二语习得指母语或第一语言以外的任何一种语言习得,其中包括狭义第二语言、外语、第三语言学习等,其二是因为两者研究的对象皆是学习过程、学习者个人差异以及课堂教学方面等的情况。广义的二语习得强调语言学习的共性,而三语习得则强调的是语言学习的个性,将二语和三语甚至更多语言学习视为不同的研究对象。

Cenoz & Jessner^③提出三语习得是一个比二语习得更为复杂的现象。这是因为除了个人与社会的影响因素以外,二语习得的过程与结果是影响三语习得的潜在因素。三语学习者比二语学习者有更多的经验可以支配,也比二语学习者拥有更多的策略以及更高的元语言意识。Cenoz^④表示二语习得与三语或多语习得的主要区别有:(1)各个语言的习得顺序;(2)社会语言学的因素;(3)有关的心理语言学过程。Herdina & Jessner^⑤认为要展开研究第三语言、第四语言甚至更多语言的多语现象时,我们必须很明确地跨越双语现象与第二语言习得。他们认为多语系统的发展有以下5种特性:(1)非线性(Non-linearity);(2)学习者的差异(Learner Variation);(3)维持性(Maintenance)、可逆性(Reversibility)和稳定性(Stability);(4)相互依存性(Interdependence);(5)质变性(Change of Quality)。他们认为由于二语习得理论无法完全应对和解释三语系统中的问题和现象,因而不能简单地把三语习得看成再习得一门语言,更不能只建立在二语习得的基础之上。

三语习得研究在国内刚刚起步,曾丽、李力^⑥对三语习得进行分析,并呼吁国内研究者予以关注。他们通过对比二语习得与三语习得的异同,从线性与非线性、语言耗损和逆转性、认知优势、语际迁移的复杂性、社会环境因素复杂性以及习得过程的多样性这6个特点阐述了三语习得的特征,呼吁应将三语习得作为独立领域进行研究。李增垠^⑦在曾丽、李力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了三语习得研究,从习得路径的多样性、语言能力发展的非线性、语言系统的逆损性、习得者认知的优势性、多语间的相互依存性、语际迁移的多种性以及影响因素的复杂性这7个方面对三语习得与二语习得的差异进行系统的阐述,在肯定三语习得与二语习得的众多相同之处的同时,他强调了三语习得过程所特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从上述几位学者的阐述中,我们可以将三语习得的特征归为两点:(1)三语习得发展呈非线性。此概念由Herdina & Jessner首先提出,他们在生物生长研究的基础上认为“语言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既有加速生长阶段,也有迟缓生长阶段;同时,这个发展过程依赖于各种环境因素,具有不确定性”,因而呈现出非线性的发展状态;(2)三语学习者的认知系统有别于单语者及双语者。因受到两种或以上曾经接触并学习的语言影响,语言间的相互依存情况使三语习得过程变得更加复杂,由此更应该将三语学习者作为与二语学习者不同的学习群体看待。

① 赵杨.第二语言习得[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

② 曾丽,李力.对“三语习得”作为独立研究领域的思考[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0,(2).

③ CENOZ J, JESSNER U. English in Europe: The Acquisition of a Third Language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Bilingualism[M]. Multilingual Matters, 2000.

④ CENOZ J. Research on Multilingual Acquisition[A]. JESSNER U, CENOZ J. English in Europe: The Acquisition of a Third Language.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2000.

⑤ HERDINA P, JESSNER U. The Dynamics of 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A]. JESSNER U, CENOZ J. English in Europe: The Acquisition of a Third Language.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2000.

⑥ 曾丽,李力.对“三语习得”作为独立研究领域的思考[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0,(2).

⑦ 李增垠.三语习得与二语习得之差异探析[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

四、三语习得影响因素

Sharwood Smith & Kellerman(1986)提出的“跨语言影响”一词起源于80年代,包括“迁移”“干扰”“回避”“借用”以及与二语相关的语言缺失^①等现象。“三语习得能够在自然与正式的环境下发生,而这些特定情况的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类型、水平、方式、年龄以及新近程度”^②。Cenoz还指出,跨语言影响研究不但受到其他语言的影响,也同时受到该语言的习得过程以及学习者学习策略的影响。由此可见,一个拥有第二语言学习经验的学习者在学习第三、第四甚至更多语言的时候将会产生跨语言的影响。根据De Angelis^③的分析,非母语对目的语的影响有以下几种:语言距离(或语言类型距离)、目的语和源语言水平、新近使用程度(recency of use)、在非母语环境中的接触与居住时长、习得顺序及言语场合的正式程度(formality of context)。

(一)语言类型距离的作用

1.客观语言距离

欧亚丽、刘承宇^④提到“语言距离已被证实为三语习得中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尤其)在决定语言迁移的相似度上更为重要”,而语言距离所指的是能够让语言学家客观、正式地定义和识别的语言和语系之间的距离。^⑤人们通常认为跨语言影响产生的主要原因是语言类型的相似度。所学习的语言若与母语相似度高,就可能会对学习者的语言学习造成干扰,反之则不会造成太大影响。无论在语音、词汇、语法还是在语篇上,语言使用者在输出中遇到困难时通常会借用与目的语相近的语言中的“项目”(item)来帮助输出(Cenoz,2001),如英语母语者因为受母语中派生词缀构词规则的影响,会使用母语的构词法来学习汉语词汇。^⑥从Cenoz^⑦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学习者的元语言知识越高,越能察觉两种语言之间的距离,并会从较接近的语言中选择知识迁移。

2.心理语言距离

虽然客观的语言距离会导致迁移的发生,但也有研究证明二语和三语习得过程中常会出现学习者借用与目的语相似度不高的语言的情况,这种现象符合Kellerman(1983)(转引自Cenoz,2001)首先提出的“心理语言距离”这一概念,用来指学习者认为语言之间存在的距离,也就是学习者自身对这些语言之间距离的感知。换句话说,只要是学习者认为正在学习的语言与某种语言相似,就会产生跨语言影响。这种现象经过多个实验的证实,Bild,Swain(1989),Möhle(1989)以及Singleton(1987)都进行过实验。例如,母语为非印欧语系的法语和英语学习者常会从他们懂得的其他印欧语中寻找并把词汇或句法转移到目的语中,而并非从他们的第一语言中转移。^⑧

换言之,跨语言的影响并不只是因为语言内部结构客观相似性,也有可能因为学习者自身对该语言

① CENOZ J Et al.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 Psycholinguistic Perspectives[M].Multilingual Matters LTD,2001.

② CENOZ J.The Effect of Linguistic Distance,L2 Status and Age on 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A].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2001.

③ DE ANGELIS G.Third or Additional Language Acquisition[M].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2007.

④ 欧亚丽,刘承宇.语言距离对英语作为第三语言学习的蒙古族学生语音迁移的影响[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09,(4).

⑤ DE ANGELIS G.Third or Additional Language Acquisition[M].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2007.

⑥ 肖奚强,颜明.外国留学生汉语偏误案例分析[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

⑦ CENOZ J.The Effect of Linguistic Distance,L2 Status and Age on 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A].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2001.

⑧ CENOZ J.The Effect of Linguistic Distance,L2 Status and Age on 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A].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2001.

的心理感知。Cenoz 在研究中发现,以巴斯克语为二语的西班牙语母语者在学习英语的时候会更依靠与英语相近的西班牙语,而不是巴斯克语。De Angelis^①就此提出两个看法:1、三语学习者会依赖与目的语相近的语言,不管其习得的先后次序;2、三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不会只依赖一种语言,也可能同时依赖多种语言。Hammarberg^②发现在三语学习者过程中其背景语言有显著性的分工,即第一语言主要承担工具性的角色,第二语言则承担辅助性的角色。

3. 正确性感知与外国语聚合

另两种由语言距离引起的跨语言影响被称为“正确性感知”(perception of correctness)和“外国语聚合”(association of foreignness)(De Angelis, 2007)。“正确性感知”所指的是学习者在一开始学习的时候就认定在目的语学习中使用母语是错误的,从而倾向将非母语迁移到目的语中。“外国语聚合”指学习者自身对所有非母语所建立的认知关联,形成学习者认知系统中的“外语系统”。当几种有关系的语言出现在认知系统中,该认知关联会认定外语之间的关系比母语更近,而倾向于在目的语中使用非母语。Meisel(1983)也曾经提出“外国语效应”(转引自 Cenoz, 2001)^③,指语言学习者在输出有困难的时候会下意识地使用曾经学过的其他语言来使其听起来更像“外国语”。Rivers^④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根据自己学习其他语言的经验,认为学习者在学习第三、第四种语言时倾向于依赖所学过的最弱的一种语言知识,并会用以对正在学习的语言形式和结构进行推测。学习者对语言距离的感知有可能引起和阻碍语言迁移,这种感知并不和实际的语言距离相对应。

(二) 源语言水平和目的语的相互关系

在二语习得研究中,通常人们认为跨语言是否对习得有影响取决于目的语水平的高低。由于目的语知识空缺,学习者会从已有的知识系统中索取相关项目进行填补,这些项目往往源自于母语和其他第二语言。这也是目的语语言水平较低的学习者比水平高的学习者更常受跨语言影响的一个原因。但在三语习得中,我们不应只考虑目的语的水平,其二语的水平也应当受到关注。Ringbom(1987)认为源语言(source language)水平决定了发生在目的语中的迁移类型。他认为形式上的迁移是表面的,并不需要很高的非母语水平来引发,因此母语和二语的水平必须给予同等的关注。他还认为语义上的迁移只能从学习者熟悉的语言中发生,其中包括学习者熟练的母语和二语(转引自 De Angelis, 2007),学习者的目的语水平和源语言水平会导致不同迁移类型的发生。Bardel、Falk^⑤也发现,在三语水平高的前提下,学习者的背景语言水平的高低仍然会对其三语学习造成跨语言影响。魏亚丽、彭金定^⑥基于前人的研究指出语言间的跨语言影响既可以来源于二语水平高的学习者,也可以来源于二语水平低的学习者。因此,在三语习得的研究中我们不但要关注第三语言的水平,也应适当考虑学习者现有的其他语言状况和水平。

(三) 元语言意识和目的语的相互关系

从年龄角度展开的跨语言对二语习得影响研究已有不少,但三语习得研究却并不多见。Cenoz(2001)为此对儿童三语习得展开研究。他的研究对象是以巴斯克语(Basque)或西班牙语母语,西班牙

① DE ANGELIS G. Third or Additional Language Acquisition[M].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2007.

② HAMMARBERG B. Roles of L1 and L2 in L3 Production and Acquisition[A]. 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 Psycholinguistic Perspectives,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2001.

③ CENOZ J. The Effect of Linguistic Distance, L2 Status and Age on 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 [A]. 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2001.

④ RIVERS W. Communicating Naturally in a Second languag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⑤ BARDEL C, FALK Y. The role of the second language in 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 the case of Germanic syntax [J].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2007, 23(4).

⑥ 魏亚丽, 彭金定. 三语习得中的语言迁移述评[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1).

语或巴斯克语为第二语言的小学及中学的英语三语学习者。这些被试在同一所学校上学,但在不同的年龄开始学习英语。研究发现年龄较长的被试比年龄较小的被试表现出更多的跨语言现象,但他同时指出此研究结果很有可能是因为被试自身的语言水平不高,所以表现出语言迁移。也就是说,学习者对已习得语言的熟练程度越高,语言的习惯和意识就越强,这会给新的语言学习系统带来影响^①。换言之,由于元语言(metalanguage)意识的发展,学习者会随着年龄和学习经历的增长,在学习过程中逐渐有意识地迁移与目的语相近的语言。^②由此可见,三语学习者的元语言意识以及源语言水平的高低不但会给二语习得带来影响,更可能是三语学习过程中重要的影响因素。

(四)语言熟悉程度和语言地位的作用

不论学习者习得的语言语系是否一致,语言使用的新近程度也会在不同程度上对其三语学习过程造成影响。学习者如何使用、看待二语和三语会间接改变学习者的习得过程。^③一般来说,我们会认为越常使用的语言越会影响三语学习,但却有许多研究提出了反证。如 Schmidt、Frota 发现学习葡萄牙语的英语母语者会受到其流利的二语阿拉伯语影响,而不是受到其最常使用但却不流利的其他语言或母语英语影响。Herwig(2001)则发现一位爱尔兰语母语者在学习德语的时候不断受到其水平不高却不常使用的荷兰语影响。(上述文献转引 De Angelis, 2007^④)由此可见,不论语言的熟悉程度如何,只要该语言存在于学习者的认知系统之中,就有可能被学习者激活而迁移到第三语言学习中。

另外有研究发现,部分成人学习者为了使三语听起来更像“外国语”,学习者会在选择输出的时候更倾向于使用第二语言^⑤。这个现象与 De Angelis(2007)提出的“正确性感知”有关。由于学习者认知系统中语言地位的不同,影响了其语言输出的选择。因“正确性感知”在认知系统中的作用,母语的地位不在其“外语”的范围之中导致学习者优先将二语迁移到三语中。

五、国内外三语习得研究

归根溯源,三语习得研究始于欧洲实施多语政策的国家,如西班牙、德国、法国、挪威、瑞典等。根据曾丽和李力^⑥的阐述,Ringbom 于 1987 年分析了第一语言芬兰语、第二语言瑞典语对学习第三语言英语的影响,其《第一语言在外语学习中的作用》为三语习得研究的奠基之作,之后人们陆陆续续展开一些相关研究。就目前已有的文献来看,我们可将现有的三语习得研究分为 3 个领域:(1)国外三语习得研究;(2)中国少数民族三语习得研究;(3)汉语母语者三语习得研究。

(一)国外三语习得研究

1. 相近语系三语习得研究

由于大部分欧洲国家的语言都适用罗马字母拼写,我们将相关的三语习得研究归纳为“相近语系三语习得研究”。它们虽然在语音、语法、语篇中有很大的不同,但因为同样使用罗马字母而更容易产生语言迁移,也能让研究者更易于鉴别语言迁移的现象。此类研究非常丰富,曾丽和李力^⑦介绍过 Ringbom(1987)针对英语为三语的学习者的研究发现了二语对三语的影响,其他学者也针对欧洲各地区的三语

① 黄丽.从第二语言到第三语言习得的思考[J].咸宁学院学报,2012,(5).

② 韩曙花,刘永兵.西方三语习得研究对我国外语研究的启示[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6).

③ MCCUISTON C, SPELLERBERG S. When Words Don't Come Easy—an investigation of factors involved in the acquisition of English as a third language in Denmark and Greenland.[D]. Roskilde University, 2006.

④ DE ANGELIS G. Third or Additional Language Acquisition[M].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2007.

⑤ HAMMARBERG B. Roles of L1 and L2 in L3 Production and Acquisition[A]. 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 Psycholinguistic Perspectives.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2001.

⑥ 曾丽,李力.对“三语习得”作为独立研究领域的思考[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0,(2).

⑦ 曾丽,李力.对“三语习得”作为独立研究领域的思考[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0,(2).

学习者做出过研究。De Angelis、Selinker^①探讨了英-西-意三语学习者的中介语迁移、McCuiston、Spellerberg^②分别考察了哥本哈根和努克的双语者及单语者学习英语的情况,发现先有语言的读写能力、元语言意识、语言类型、学习动机以及课外接触三语的时长是影响三语习得的重要因素。Ringbom^③分析了三语输出中的词汇迁移,他发现由于研究材料都是欧洲语言,即使二语和三语相近,迁移现象通常也源自于母语,若母语是汉语或阿拉伯语的学习者学习英语或法语,那么其他“西方相近二语”(western-related L2)将显得更加重要。Jessner^④考察了南蒂罗尔多语学习者的元语言情况,发现多语者在输出过程会使用不同语言作为元语言。De Angelis^⑤则从父母教育(parental education)及二语环境的角度考察了意-德-英三语学习者的语言习得情况,发现父母教育对学习者的三语习得的预测性较强(stronger predictor)。

2. 非相近语系三语习得研究

除了欧洲国家相近语系的三语习得研究外,也有学者对非相近语系的三语学习者展开研究,我们暂且称之为跨语系三语习得研究。Fouser^⑥认为韩国是特别适合展开三语习得研究的地方。由于国家教育政策,多数韩国人在中学阶段开始学习英语,英语是韩语母语者与其他印欧语言的唯一“桥梁”,因而成为有价值的三语习得研究对象。

3. 三语习得个案研究

William、Hammarberg^⑦所进行的个案研究值得关注。他们发现一语和二语在三语习得中的作用不尽相同,分别充当不同层次的工具作用和纠错作用,但当三语水平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两种语言的作用都会被三语所取代。该研究基于一名学习瑞典语的多语者的个案分析,也就是该文的第一作者 William, S.。其母语是英语,第二语言为德语,“额外第二语言”为法语和意大利语。通过跟踪和访谈,证实了多语者的部分语言处理过程有别于单语者和双语者(包括正在学习二语的双语者),同时也证明了已有的第二语言对学习者的三语习得有影响。^⑧

(二) 中国少数民族三语习得研究

近年来,三语习得研究也逐渐受到中国国内研究者的关注,但与拼音文字的三语习得研究相比,国内的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李增垠^⑨认为国内三语习得领域的研究始于本世纪初,“从现有的研究成果

① DE ANGELIS G, SELINKER L. Interlanguage Transfer and Competing Linguistic Systems in the Multilingual Mind[A]. CENOZ J Et al. 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 Psycholinguistic Perspectives.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2001.

② MCCUISTON C, SPELLERBERG S. When Words Don't Come Easy-an investigation of factors involved in the acquisition of English as a third language in Denmark and Greenland.[D]. Roskilde University, 2006.

③ RINGBOM H. Lexical Transfer in L3 Production [A]. CENOZ J Et al. 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 Psycholinguistic Perspectives.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2001.

④ JESSNER U. Multilingual Metalanguage, or the Way Multilinguals Talk about Their Languages[J]. Language Awareness, 2005, 14(1).

⑤ DE ANGELIS G. English L3 learning in a multilingual context: the role of parental education and L2 exposure within the living communit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lingualism, 2015, 12(4).

⑥ FOUSER R J. Problems and Prospects in 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 Research[J]. Language Research, 1995, 31(2)

⑦ WILLIAMS S, HAMMARBERG B. Language Switches in L3 Production: Implications for a Polyglot Speaking Model[J]. Applied Linguistics, 1998, 19(3).

⑧ 该研究由 Hammarberg 在 2001 年发表于 Cenoz 主编的论文集中(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 Psycholinguistic Perspectives)。

⑨ 李增垠. 藏族学生在第三语言习得中元语言意识研究[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

来看,以民-汉-英三语学生为研究对象的三语习得研究构成了国内在此领域研究的主要板块”。但由于中国少数民族双语者外语习得自成特点,借鉴前人三语习得研究的成果的同时,也必须结合中国国情才能全面地进行中国少数民族三语习得研究。^①不过尽管研究刚刚起步,但已有一些有价值的成果。

1. 少数民族中学生三语习得调查研究

首先是蔡凤珍、杨忠^②以新疆伊宁市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中学生为样本,调查了汉语在其英语中的影响,发现汉语水平对其英语水平影响显著,学习者会通过二语习得三语。这一研究主要以7所学校的学习成绩为依据而得出的结论,并没有分析学习者的习得环境及语言使用频率等影响因素。另外,杨学宝^③通过分析某三所中学少数民族和非少数民族学生学业水平考试二语和三语成绩的相关性,发现少数民族学习者二语汉语能力与三语英语习得相关性呈高度正相关趋势。他认为三语为英语的学习者其汉语能力比二语为英语的母语者要低的主要原因是三语学习者受到了二语能力的影响,二语水平和三语习得有直接的相关性。上述两个研究都将三语英语习得结果完全归于二语水平影响,这并不完全合理,我们可以找到另一个反例,乌日罕^④在考察一语和二语对蒙古族学生三语英语句型习得的影响时,通过对比高考成绩、问卷调查和翻译测试发现“高考蒙古语和汉语成绩高的学习者在测试中并没有明显的优势,与高考蒙古语和汉语成绩较低的学习者无显著区别”。这足以证明前两位研究者似乎都忽略了学习者的学习环境、学习策略、语言课堂等影响因素,不过其基于大规模数据分析的研究结果仍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2. 少数民族大专生三语习得研究

欧亚丽、刘承宇^⑤,他们分析了英语专业蒙古族学生英语语音学习中的跨语言影响及其成因。研究发现英语专业蒙古族学生仅通过五年的英语学习,在语音上表现出比一般汉族学生更标准的发音和更流利的口语,在语音方面甚至比已学了十多年英语的二语学习者成绩更好。何晓军^⑥以四川藏族大学生藏语单语、汉藏双语、汉语单语学习者的英语词汇掌握情况进行分析,发现:(1)三语学习者之前所掌握的一语、二语知识可以促进三语言习得;(2)语言种类越相近,越容易促成迁移,从而促进学习者元语言意识的发展;(3)学习者对母语或者二语越熟练,迁移影响越明显

李增垠^⑦对藏族单语和双语学习者学习英语之后的元语言意识在语音、词汇、句法以及语用4个层面进行了综合系统的实证研究,发现学习者在学习英语过程中的元语言意识会随着语言数量的增加、语言水平的提高、年龄的增长而发展,但影响其元语言意识的各项因素所起的作用却有所不同,被试的语音、词汇、句法和语用意识各自呈现不尽相同的状况和发展特点。我们认为该研究作出“学习者学会的语言越多,另学一门语言时就越容易”的结论,却无法解释学习者的元语言意识在语音、词汇、句法以及语用呈现不尽相同的状况和发展特点的原因,也没有进一步考察是否出现语言腐蚀现象,这些都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① 曹艳春,徐世昌.三语习得研究与少数民族双语者外语学习[J].外语研究,2014,(5).

② 蔡凤珍,杨忠.L2(汉语)对新疆少数民族学生L3(英语)习得的影响研究[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0,(2).

③ 杨学宝.二语能力与三语习得相关性及其对少数民族地区第三语言教学的启示[J].红河学院学报,2015,(5).

④ 乌日罕.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对蒙古族学生第三语言英语句型习得影响的实证研究[D].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论文集,2012.

⑤ 欧亚丽,刘承宇.语言距离对英语作为第三语言学习的蒙古族学生语音迁移的影响[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09,(4).

⑥ 何晓军.三语习得中的语言迁移影响——以四川藏族大学生英语词汇学习为例[J].外国语文,2014,(1).

⑦ 李增垠.藏族学生在第三语言习得中元语言意识研究[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

雷彩^①从语言可加工功能的角度分析了壮族学习者在母语、汉语和英语之间的语言迁移现象,他认为壮语母语者的语言思维已具有壮语思维模式,汉语和英语的思维模式则随后叠加在一起,进而形成复杂的语言思维模式以及复杂的迁移关系。

以上研究都是对中国几大民族学习三语时的研究,我们可以认为三语学习者的认知系统和语言系统具有复杂性和可变性,我们必须将三语学习者与二语学习者区别对待才能深入了解这些学习者的习得过程。

(三) 汉语母语者三语习得研究

除了少数民族的三语习得研究,国内高校双语专业的学习者也成了国内三语习得的主要研究对象。根据李增垠^②对中国国内三语习得研究的统计,目前国内三语研究对象除了中国少数民族,另一大类为高校外语专业二外、双外语专业或非外语专业二外学生。与少数民族的三语习得研究相同的是,从汉语母语者角度出发的三语习得研究逐渐增多,主要围绕日语、德语、法语等学习人数较多的第二外语教学,所涉及的研究领域也在近年开始深入。

1. 日语学习者角度的三语习得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万礼^③对日语作为三语的学习者所做出的研究。该研究以汉语为母语、英语为二语的中国大学日语专业的日语学习者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了解他们的学习背景以及对语言的学习态度,再运用 OPI^④ 以及看图作文的方式分别获得口语和书面语料,考察第二语言习得经验对于他们的三语日语习得所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汉语母语者的英语水平越高,会更有意识并主动地将英语习得的经验用于三语日语的学习中,而且学习者更倾向使用避免难度高的文法项目的语言策略。

2. 语言对比角度的三语习得研究

高薇^⑤认为同属印欧语系中的西日耳曼语分支的英语和德语虽为同源语言,但从语言类型的角度来看,二者却有显著不同。因此,她从自身英语为二语,德语为三语学习者的角度对比并分析了英语和德语的词序,进而给德语作为三语教学提出建议。^⑥ 通过问卷调查分析了“汉-英-日”“汉-日-英”、“汉-英-俄”和“汉-英-法”4组被试的学习过程发现学习者的母语和二语对三语学习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三者之间的语言距离,包括心理语言距离,两者之间基本上成反比,从而印证了 Kellerman 的心理语言类型假设和 Cenoz 等提出的跨语言影响。此外各个语言水平、语言习得的先后次序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三语习得。付静媛^⑦通过统计和分析法语为三语学习者的口语语料,发现学习者法语的语音和词汇更多受英语的影响,而语篇和语用则更多受到汉语的影响。我们认为该研究基于被试的口语语料,虽能发现语音产生迁移,却并不能说明一语和二语如何影响三语的语篇和语用学习。

3. 语码转换角度的三语习得研究

① 雷彩.语言可加工性理论下三语习得的语言迁移现象[J].怀化学院学报,2012,(4).

② 李增垠.十余年来的三语习得国内研究综述[J].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

③ 万礼.第二语言对于第三语言习得的影响——基于中国日语学习者日语可能态习得的实验研究[J].日语学习与研究,2007,(4).

④ Oral Proficiency Interview(OPD)是由美国外语教学委员会(ACTFL)制定的一种口语能力评估测试,用以评估一个人的口语水平。

⑤ 高薇.英语和德语词序对比研究——从第二语言习得看第三语言习得[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

⑥ 刘承宇,谢翠平.外语专业学生第二外语学习中的跨语言影响研究[J].外语教学,2008,(1).

⑦ 付静媛.母语和二语的迁移对二外法语学习的影响[D].黑龙江大学硕士论文,2008.

有学者从语码转换的角度进行了三语者的相关研究,范琳、李绍山^①考察了汉语、英语和日语三语者语言输出过程的语码转换抑制加工,并采用图片和数字命名范式,以 n-2 语言重复代价为实验指标,发现“汉-英-日三语者语言产出语码转换过程存在抑制加工,而且在语言产出语码转换加工过程中,n-2 语言重复代价不能够被特定刺激反应设置的抑制所解释,而是与竞争语言的心理表征有关”。后来范琳、张淑静^②采用图片命名范式,以转换代价不对称性(asymmetric switching costs) ^③为实验指标,考察了汉语、英语和日语三语者语言输出过程,发现在所有语言与语言转换过程中,“被试转换至优势语言的转换代价大于其转换至非优势语言的转换代价,而这种转换代价的不对称性受转换语言间优势程度差异大小的影响”。上述研究涉及心理语言学范畴,虽离三语习得领域较远,但对观察三语学习者习得语言过程还是具有一定借鉴意义的。

此外,也有国外研究者针对汉语母语者三语习得情况进行过研究,发现汉语母语者在学习三语西班牙语时更多受到其二语英语的影响,^④但该研究对象只有 11 人,研究者也未深入探讨学习者受二语影响的原因,研究结果有待进一步考证。

六、结 语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三语习得发展是非线性的,因受到两种或以上的语言影响,三语学习者的认知系统有别于单语者及双语者。客观的语言距离及学习者的心理语言距离有可能引起或阻碍学习者的三语学习过程。学习者的元语言意识以及源语言的水平是三语学习过程中重要的影响因素。此外,学习者认知系统中对语言的熟悉程度以及语言地位的不同也是影响三语习得的原因之一。

欧洲国家的三语习得研究成果日益成熟,相比之下国内的三语习得研究虽仍然处于起步阶段,但也渐渐开始引起各个领域研究者的关注,尤其在少数民族的三语习得以及高校第二外语教学领域,研究结果更是对提高三语教学质量有很大的帮助和借鉴价值。

就目前的研究现状,三语习得研究的不足有以下 3 点:

1.成熟的三语习得研究成果较多集中于语系相近的印欧语系领域,非相近语系或跨语系的三语习得研究尚少,且不够深入。

2.中国少数民族三语习得研究较多基于学校成绩等大规模的数据调查,缺乏基于学习过程,揭示母语、二语和三语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

3.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界中,汉语三语习得还鲜有研究,值得我们关注。

由于国家政策等因素,一般接受过正规教育的学习者都曾经接触并学习第二语言,因此,对到中国国内学习汉语学习者来说,汉语常常不是他们的第二语言,而是第三甚至第四语言。这些汉语学习者来自各个国家,母语和二语自然不同,进而导致三语习得情况与国外也有不一样的地方。我们通常会以

① 范琳,李绍山.汉-英-日三语者语言产出过程中语码转换的抑制加工——基于刺激反应设置影响的研究[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3,(1).

② 范琳,张淑静.汉-英-日三语者语言产出过程中语码转换抑制加工——基于转换代价不对称性的研究[J].外语学刊,2015,(1).

③ 语码转换指在不同语言或方言之间进行切换的行为或是同一语言使用者对两种语言的交互使用。对双语初学者而言,转换系列中的命名反应时要比无转换系列的反应时更长,错误率更高,因而为转换代价(switching cost)。同时,被试用熟练语言命名时显著慢于用非熟练语言命名,而且切换至熟练语言的代价显著大于切换至不熟练语言的代价,即存在着切换代价的不对称性(asymmetric switching costs)。

④ CHIN D H.Language Transfer in the Acquisition of the Semantic Contrast in L3 Spanish[A].LEUNG Y I.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Universal Grammar.Bristol: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2009.

国籍来定学习者的母语,往往忽略了学习者是否曾经学习另一种语言,这种语言是否对学习者的汉语学习带来影响、如何造成影响、什么方面造成影响等,这还是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因此,在往后的研究中,我们不但要考虑汉语学习者的母语,更应考虑其是否曾经掌握或学习其他语言。

A summary of the studies on L3 acquisition in the past twenty years

LI Jing-wen

(School of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research, the 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 has gradually become a new research field, especially in European countries where many research findings concerning L3 acquisition have been obtained. By reviewing related literature, we have conclude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L3 acquisition is non-linear. The cognitive system of L3 learners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monolingual or the bilingual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two or more languages. It is possible that both objective and psychological language distance may promote or hinder the L3 learning progress. The metalinguistic awareness and the level of the source-language learners are important factors in L3 learning progress. The degree of familiarity with the language in the learner's cognitive system and the status of the language are also proved to be influencing factors in L3 learning progress. In recent years, research on L3 acquisition has been introduced to China, which has produced praiseworthy research findings not only in studying the acquisition of English by members of the ethnic minority groups in China, but also in the studying of L2 acquisition by native Chinese speakers. Due to national policies and other factors, most international Chinese-language learners in China are often learning Chinese as a third language, but in the field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L2, there have been very few studies on learning Chinese as a L3.

Key Words: the 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 language acquisition studies

[责任编辑:李心荃]